

忆旧的快乐

□任芙康



达县江边 吴冠中(1979年作)

我的家乡话，乃1969年之前的达州方言，可以脱口而出，且自认炉火纯青——这有点自负，煞是不当。但又无奈，乡亲们不许我低调。

多年来，我与他们口头交流，渐无水乳交融的亲融。我满口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土语，而对方出言虽声声川音，蹦出的却多为“普通话”的字、词、句。尤其是先人的遗债、浓厚的古韵，正从他们嘴里，放任自流地淡出，乃至消失。

货比货，他们自知惭愧。有人施以巧言，嫁祸为影视、广播、社交渗透之弊。另有见仁见智者，以我为例，说人家远方生活数十载，为何巴山的血脉仍在？并顺势提议，整理川东北方言，顾问万不可少了任老。这般厚爱很是“讲究”，让人快乐。但我晓得轻重，不敢从命。

2026年元旦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唐林（曾任该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），微信发来吴冠中一幅素描，说是吴老笔下的《达县江边》，作于四十七年前的三月（恰是我入伍十年之后）。老唐试图弄清，这究竟是达城的哪处渡口？他请教若干“老达州”，均莫衷一是，答曰：“似恍似惚，看不出来。”

我与老唐，只见过两回。他“病急乱投医”，直奔我而来。业界行家，手有名画，典型的执经叩问，又凑巧不算问道于盲，给了我一次忆旧的机会。

我心里明白，这把年纪，一沾故土往事，便如同孩童稚拙，止不住竹筒倒豆子，就图个“炫技”的快意。稍作回想，不

消一时三刻，便写出几段，可丁可卯回复老唐。

1979年之前，达城名声最响的水运枢纽，非南门码头莫属。此地位于州河回水湾，水面宽阔，流速平缓，适于大小船舶下锚、停靠。船工、纤夫、挑夫、摊贩、旅人、洗衣女，整日川流不息。时时皆有稀奇翻新，逗引我们有闲便去“观光”。

人们有条不紊，各行其是。少年儿郎，并不醒豁此地骨子里的“秩序”。店铺林立的南大街，为老城街巷宽敞之最。街面平展地延伸至河边。临水一段，则全用石板铺成坡形。

故而，吴老画上的船埠，显然不是此地。

而环绕半座城池的州河岸边，较之南门，另有几处大小不一的码头。从下河往上数，罐头厂有一个，肥皂厂有一个，棉纺厂有一个，箭亭子有一个，珠市街有一个，滩头街有一个，新达厂（与外贸局合用）有一个。上述诸处，与南门码头相比，明显差了气势，虽也铺设多寡不等的石阶，但均不具俨若素描“错综多姿”的形态。

但是，姑且认定画面与标题准确无误。其景致的写实，人物的传神，妥妥属于当初达城沿河的面貌。其实，我们应将此画，视为吴老经过写生之后，再度创作而成的艺术珍品。

确乎，这已殊为不易。关山阻隔的巴山小城，画坛知名大家，竟然千里迢迢地来过，神情专注地画过，实属一桩难逢的文化盛事，理应看作达州的荣光。

写罢前面的文字，重新欣赏画作，我不再端详水面部分，因上部座座吊脚楼，让人愈加沉浸。五六十年前，爬完左歪右斜的石阶，拐进街口，往往会长呼一口爽气。小小古城的情分，每每扑面而来：“累了、累了，进屋尝茶、切（吃）面。”我从小爱打岔，时常故意问：“常客相因（便宜）点不？”店家慨然：“不消说噻，莫拘礼，你想付好多就好多。”

如今，老家这些市井趣味，已不复再现矣。

清明节前夕，我来到雷音公墓，发现墓区周围，悄然兴起一片生态墓地。没有高耸的碑石，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石碑平嵌于草木间，刻着逝者的生卒年，骨灰安然埋于其下。石碑旁，预留着栽树的位置，一株株小树苗迎着风，舒展着嫩枝。

工作人员说，这种生态安葬是政府大力推崇的模式，不仅能告别动辄数万元的墓地费用，还能领取三百元补贴。补贴数额虽然有限，却传递着明确的导向——殡葬不该是沉重的负担，更不该是资源的浪费。

最近，修订后的《殡葬管理条例》落地，为绿色殡葬变革定了调。明确推行绿色生态安葬，将海葬、树葬、花坛葬等纳入合法合规范畴，同时建立生态安葬奖补机制。引导公众对逝者的心意，从烦琐仪式转向生前的陪伴与身后的简约传承。

清明节位于仲春与暮春之交，古人有“生气始至，气清景明，万物皆显”的说法，适合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的伦理教化。扫墓的本质，是在直面离别中读懂生命的重量，唤醒家族记忆，让代际之间的亲情与责任得以延续。

传统的清明仪式里，除草添土、焚香酹酒是与逝者进行精神对话。如今，踏青插柳、植花养木，同样是在生机盎然的春日里，感悟生死轮回的自然规律，就像雷音公墓的小树苗，终将长成参天大树，以绿意守护逝者，以生机滋养生者。

新旧祭祀观的碰撞，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管理者面临的课题，是在尊重传统与倡导新风之间找到平衡，既不能将文明祭祀简单等同于禁香禁纸，更不该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。有些地方一刀切禁止售卖祭祀用品，反而引发群众抵触。真正有效的方式，是耐心等待，让新风润物无声。

我曾在单位亲历过丧葬仪式的变迁。早年，职工离世总要扎灵棚，敲锣打鼓三五天，找地仙择吉时，还要找善书者写挽联。那时我常承担写挽联的任务，也曾担忧以后会写毛笔字的人少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某一天，突然看到殡仪馆已安装电子屏，挽联一键上屏，花圈上的文字在购买时同步打印，也看到不少人当天办理入殓，简化仪式。我们的下一代，正在带来新的殡葬理念和形式。不必焦虑有些传统消逝，因为真正的敬意，早已在慎终追远的初心与珍惜当下的生活中，悄然扎根。

就像那些栽在生态墓地旁的小树苗，终会在年年祭扫中，长成守护思念的绿荫。这是生命的另一种轮回——以草木的枯荣，承接肉身的归藏，以生长的姿态，延续无声的牵挂。

雷音铺，从方寸墓碑到春山新绿

□杨川

麻柳之夜

□江松烛

暮色漫过麻柳的山峦与街巷，白日的喧嚣便渐渐沉落，化作温柔的夜色。镇口的麻柳树，据老人们说，已有上百年的年岁。它不说话，只是在风起时沙沙作响，像一位置身事外的记录者。

风从山间来，掠过田埂与溪涧，带着草木的清润，拂过那些高大的枫杨，当地人唤作麻柳，枝叶如盖，在夜色里舒展着苍劲的轮廓。一串串垂落的翅果早已隐入黑暗，只剩细密的叶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

老街的灯火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晕漫过青石板路，晕开一片暖融融的祥和。街角李嬢嬢的茶铺子还亮着灯，她正弯腰收着门前的竹椅。有熟客路过，喊一声：“李嬢嬢，还不歇？”她便直起腰，笑着应一句：“这就回。”那一声对答，轻得像夜风，却让人觉得这镇子的暖，就在这一问一答里。

偶尔有晚归的乡人，骑着车缓缓驶过，车

铃叮铃一声，清脆又悠远，在空寂的街巷里荡开，又慢慢消散。街边的小店还亮着灯，玻璃柜里陈列着本地的茶点与干货，暖光透过玻璃，映着店主温和的眉眼，守着一屋安宁，也守着小镇长夜的温柔。

寻常日子，麻柳的夜便这样温吞地流着；若到了元宵节，这沉静的夜便会像被投入一颗火星，瞬间燎原。喧天的锣鼓从广场方向传来，打破夜的静谧，也点燃全镇的欢腾。“烧火龙”的习俗代代相传，舞龙者赤膊上阵，伴着激越的鼓点，让金龙在夜色里翻腾穿梭。匠人将烧红的铁水奋力打向夜空，火花四溅，如满天

星雨坠落，流光溢彩，映红了天际，也照亮了围观者满是欢喜的脸庞。火光、龙影、锣鼓、欢呼，交织成一幅炽热的民俗画卷，让寂静的夜，瞬间沸腾成欢乐的海洋。火龙的余烬散尽，小镇又复归惯常的安宁。

夜色渐深，人声渐歇，只有虫鸣与蛙声此起彼伏，从田野与河畔传来，汇成自然的夜曲。天上的星星渐渐明亮，麻柳树的影子愈发深沉，静静伫立，守护着睡去的小镇。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，像是梦里的呓语，叫过便又沉入更深的寂静里。

这便是麻柳之夜，没有都市的繁华璀璨，却有山水相依的安然，有烟火人间的温情，有古俗传承的热烈，也有岁月沉淀的宁静。它像一杯温吞的茶，让人的心也跟着慢慢沉静下来。这样的夜，千年之前有人曾过，千年之后亦会有人再过。麻柳树依旧会在风里低语，守着这一方小镇，守着这恒常的、温柔的人间。